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十四

樂歌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

聲依

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律謂十二律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理倫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

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左傳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

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勅正也奉承天命以臨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乃賡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言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怠萬事墮廢其功不

成故以帝拜曰俞往欽哉
申戒也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夏太康失道畋游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於洛汭述大
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右是爲虞夏之詩乃三百五篇以前者蓋嘗以爲
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雖有一國天下
之不同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諷所
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
詠歌所謂王政所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於宴

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
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
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
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
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
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
金石管絃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
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揄揚贊嘆之盛而後謂之
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旣東而

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
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樊遏渠即時邁執本競思文也
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
雅頌亦通用邪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
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爲雅邪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

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者言古

以刺今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

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瞽

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役爲之使也

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興焉典者自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之設禁焉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太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非九夏之樂乎

樂師凡射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

爲節士以采蘋爲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註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

臣工之什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

采蘋

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初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

工告於

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

蘋太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
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
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
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
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本
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
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
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
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

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故也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篇亡奏貍首以射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

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

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

射則燕則譽

註云騶虞采蘋采蘋今詩篇名
狸首逸曾孫侯氏謂諸侯也

春秋左氏傳曰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

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

爲肄業及之也

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
佯不知此所謂其愚不可及

昔諸侯朝

正於王

朝而受
正教也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

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敵當也愾
恨怒也

王於

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

覺明也

今

陪臣來繼舊好

方論天子之樂
故自稱陪臣

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

以自取戾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秦

肆夏之三不拜

肆夏樊遏渠卽時邁執競思文也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

文王大明縣

歌鹿鳴之三三拜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韓獻子使行人

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

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

子之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

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

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

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

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襄公二十九

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
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
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
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漉漉乎大而婉
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注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

主

自檜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

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

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

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

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註云頌有殷魯故曰盛德

之所同也

按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
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繫焉則
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
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於夫子矣而晦庵辯
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
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
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
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
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

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
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
國風如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譴浪之辭序
者以爲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
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爲未然蓋季子
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
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
邪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
以爲宴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
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

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
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
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
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
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
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
已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
子饗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
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
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